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檢討

密件

外交部情報司編印

序言

自二二六「東京事變」爆發以來，不惟日本朝野上下，驚惶失措，即世界各國，亦爲之震撼不安。蓋此次事變，自其表面觀之，雖僅爲日本一部份少壯軍人之暴動，而其所含對內對外之意義，實至深且鉅。中日比隣，關係素切，居吾國之立場，自尤不得不亟爲精密之檢討。

是項事變之消息到達後，本編卽已在李司長指導下着手編述，顧以事務冗迫，時有間輟，以致遲遲至今，始克付印。本編中事件經過之資料，大都祇限於本月三日以前，其後雖續有所聞，因種種關係，未予採入。但本編所述見解，並不因此發生若何之變更。

本編除「各國對「東京事變」之觀察及言論」一節，係由歐美科編述供給外，其餘概係由邵科長毓麟屬稿，而由日蘇科同人襄其成。其間間有評判，則悉爲編述者個人之意見，合特附此申明。

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檢討

目錄

一、緒論

(一)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治經濟之趨勢

(二) 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根本原因

二、二二六東京事變之遠因

(一)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之原因及其徵兆

(1)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的原因

(子) 倫敦條約與統帥權之干犯

(丑) 九一八事變與重臣派

(寅) 國聯脫退事件

(卯)華北事件

(辰)樞府議長之更迭事件

(巳)岡田內閣之成立及「大權私議」

(午)天皇機關說及國體明徵運動

(2)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的徵兆

(子)濱口首相被刺

(丑)三月事件暴露

(寅)櫻會事件

(卯)錦旗革命暴露

(辰)井上藏相邸被炸

(巳)井上藏相被刺

(午)血盟團暗殺事件暴露

(未)五一五事件

(申)神兵隊事件

(酉)陸軍省頒布關於軍民分離之聲明

(戌)陸軍省及在鄉軍人會關於國體明徵之聲明及決議

(亥)美濃部被刺

(二)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原因及其徵兆

(1)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原因

(子)荒木真崎系與宇垣系之爭鬥

(丑)即幹派與緩幹派之對立

(寅)肅軍派與少壯軍人派之爭鬥(下尅上)

(卯)陸相之更迭及陸軍人事移動

(2)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徵兆

(子)昭和九年五月坂野少將之聲明

(丑)昭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事件

(寅)昭和十年村中磯部之肅軍意見書

(卯)永田軍務局長被刺案

三、二二六東京事變之近因

(一) 永田軍務局長被刺案公判

(二) 民政黨選舉之勝利

(三) 選舉肅正下無產黨勢力之驟增

(四) 第一師團奉令調往滿洲

四、二二六東京事變之經過

(一) 爆發

(二) 對峙

(三) 降伏

(四) 餘波

五、各國對東京事變之觀察與言論

(一) 各國官方之觀察

- (1) 英國
- (2) 美國
- (3) 蘇聯
- (4) 法國
- (5) 義國
- (6) 德國
- (7) 波蘭
- (8) 奧國
- (9) 荷蘭
- (10) 瑞典
- (11) 西班牙
- (12) 比利時
- (13) 國聯

(二) 各國報界之言論

(1) 英國

(2) 美國

(3) 蘇聯

(4) 法國

(5) 義國

(6) 德國

(7) 荷蘭

(8) 瑞典

(9) 土耳其

(10) 古巴

(三) 結論

六、二二六東京事變之影響

(一) 對於日本國內之影響

(1) 對於軍部部內之影響

(2) 對於政界之影響

(3) 對於經濟界之影響

(二) 對於國外之影響

(1) 對於蘇俄之影響

(2) 對於中國之影響

附錄 永田事件公判中滿井中佐之辯護詞

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檢討

一、緒論

最近二月二十六日「東京事變」之發生，表面上雖突如其來，實則就其因果關係而論，乃屬不可避免之必然事實。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之政治經濟，雖突飛猛進，而其包含之內在矛盾，亦隨之發展。此項內在矛盾之對立，可謂此次事變之根本原因。是以吾人特先說明其根本原因，然後進而解剖其種種近因，藉為後段推測之根據。

(一)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治經濟之趨勢

日本自幕府末年以來，封建經濟制度，因其內在之矛盾，早已日趨沒落，益以外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壓力，遂至崩潰不可收拾。此在經濟上而言，乃為新興「町人」階級之勃興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導入，政治上，則為攘夷討幕論之進展，而有王政奉還之成功。

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濟動向，雖已進入于資本主義化之途徑，而封建殘存勢力，仍



未能一掃而清，是以自明治以迄大正，實爲以新興勢力爲背景之議會政治與封建藩閥官僚勢力之爭鬥時期。日本議會政治之所以頻受挫折，直至原敬內閣（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始得漸臻完備者，實緣于此。

資本主義之發展，對內必然引起「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對外必然引起「經濟侵略領土侵略」之情勢，觀乎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現狀，莫不皆然。孫中山先生之所以主張「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者，要亦在此。是以大正昭和年間之日本經濟，一方有三菱三井之資本集中，形成財閥之勢力，而他方無產階級之生活，日益惡化，尤以農村破產下之農民生活爲尤甚。在此種社會經濟之矛盾中，日本議會政治之動向，自原敬（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迄犬養（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內閣，亦可謂爲自全盛趨向沒落之一過程。政黨既不能解決日本之政治經濟之種種問題，則軍部官僚之勢力之進展，自亦有其客觀之條件，此即所謂軍部官僚政黨三位一體之政權者也。

（二）二二六東京事變之根本原因

日本政權之歸趨，不外軍部官僚政黨三者，有如上所述。但無論軍部官僚或政黨，對於政治經濟上之種種內在矛盾，均無根本解決辦法，試觀昭和以來之實情，即係明證。

蓋官僚政黨之以維持政權爲能事，固不待言，即軍部方面，高級軍人之政黨化官僚化一事，亦無可諱言，此種趨勢，實爲醞釀此次「東京事變」之根本原因。蓋一方政權保持者，爲確保政權，竭力維持現狀，而他方無產者農民及農村出身之青年士兵，則爲本身利害，力謀局面之革新。此種現狀維持派與現狀打破派之對立結果，遂至對內引起內政改革之暴力行爲，促進軍部內「下對上」之趨勢，對外不惜以窮兵黷武，造成國際間之紛爭。而對外之紛爭，要亦爲解消國內矛盾之一種手段而已。

二、二二六東京事變之遠因

(一)「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之原因及其徵兆

(1)「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之原因

吾人既已略述此次「東京事變」之根本原因，茲再就其軍部以外之遠因，加以分析，歷舉如左：

(子)倫敦條約與統帥權之干犯

「倫敦條約」，係于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由濱口民政黨內閣壓止急進派之反對而締結者，當時之外務大臣爲幣原喜重郎男，海軍大臣爲財部彪大將，會議之

首席全權代表爲若槻禮次郎男，故其背後隱然有重臣閥之支持。出席該會議時，本以（一）國際和平之促進（二）相互的國防之安全及（三）國民負擔之輕減等所謂三大原則爲根本方針，而其結果，不論由何方面觀之，徒然暴露國防上之缺陷與財政上之矛盾。其時政府與全權代表方面，關於造艦之質量方面，均決意對英美讓步，惟軍令部長加藤寬治大將反對甚力，當核發准予簽約之訓令時，加藤欲將在國防上根據條約之軍力極感不足之趣旨，惟懼上奏，而鈴木侍從長特加以阻止，斯即發生于昭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謂鈴木侍從長阻止上奏事件。但軍令部始終採取反對妥協案之態度，故于發送訓令之際，發表反對聲明，而一方面政府更用壓迫手段，將當時之軍令部次長末次中將，左遷爲舞鶴要港司令官，以殺急進派之氣焰，其後于是年六月，關於奏請批准條約一事，政府樞密院政黨軍部等，又各持異見，發生非常之糾紛，此後成爲重大問題之政府「統帥權」之干犯，實由是而發生。再「二二六事變」時之首相岡田大將，在當時任軍事參議官，對此問題，最初採取騎牆之態度，不久竟受牧野內府鈴木侍從長等重臣閥之同化，而採支持政府之行動。又「倫敦條約」締結時，齋藤子在京城任朝鮮總督，極力支持政府，責難軍政部之態

度，并與歸自倫敦之財部全權代表會見于京城，祕策劃壓迫反對派，此亦此次事變禍根之一端也。

（丑）九一八事變與重臣派

九一八事變勃發時，重臣及政府方面，極感狼狽，尤其以牧野內府爲中心之外幣原藏相井上及牧野之婿吉田茂等，努力抑制在外軍憲之行動，非難朝鮮軍之越境。且當時欲上奏關於日軍行動之金谷參謀總長，途中受一木宮相猛烈之詰問，陷于非常之苦境，不奏而退。軍部聞此消息，極度憤慨，遂有陸軍省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科長以上職員，連名提出總辭職之舉，後經信望敦厚之已故教育總監武藤元帥之慰撫，始告中止。斯爲重臣派予急進派之又一大大刺激也。

（寅）國聯脫退事件

重臣派諸人，在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三月脫退國聯之際，仍以國際協調追從歐美之精神，繼續活動。當松岡全權代表在日內瓦揚言脫退國聯之時，牧野伯齋藤子幣原男等，始終以脫退國聯爲非，而作避免脫退之策動。據急進派稱，國際理事會空氣，初則有利于日本，其後因接英國駐日大使林特萊之電告，謂日本政府領

袖始終保持與英美協調主義，故理事會遂採壓迫日本之手段。但林大使何由得此消息，急進派則又謂因其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年底起，常赴麻布內大臣官舍會見牧野，又謂其赴麻布櫻町牧野之婿吉田茂私邸，會見吉田，秘密探得之。不僅若是，據云當時首相齋藤亦對其側近者洩漏不可脫退之言辭，因此松岡洋右歸自日內瓦赴鄉里靜養之時，曾有「余若露骨述明當時脫退國聯之真相，內閣之崩潰，自不待言，即因此而應引咎辭職者，亦不在少數，」不滿之言辭。要之，在急進派眼中看來，造成國論之分裂，貽誤日本之外交，重臣派實不能辭其責也。

（卯）華北事件

最明顯的反映重臣集團之精神者，厥維外務省。牧野伯，幣原男，吉田茂等在該省均具有極大之潛勢力，即現任外務次長重光葵亦為幣原男之直系，在該省內擁有一部分之實力。但急進派以為彼等過于熱望和平，而貽誤日本之對外政策。去年五月，華北事件勃發後，外務省當局，對於軍部之獨斷行動，表示不滿。同時牧野內府突于六月十八日赴興津訪問西園寺公，作重大之懇談，雖會談之內容，不易窺知，但據急進派觀察，要亦不外防止華北事件之擴大，與夫抑制在外軍憲之行動而

已。此亦爲使急進派懷恨在心之一端也。

(辰) 樞府議長之更迭事件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齋藤內閣接受樞府議長倉富勇三郎之辭職，而以一木喜德郎男繼任，此次表面上雖屬官吏更迭之常事，但在政治方面，却含有深刻之意義。蓋照從來之慣例，議長辭職之際，應由副議長升任，然當時之齋藤首相，突然打破此項習慣，排斥副議長平沼之升任，而起用屬于重臣派之一木。良以平沼爲日本法西斯運動之領袖，久不齒于重臣。故齋藤子及鈴木侍從長之胸中，以爲倉富既不能壓制平沼，不如調任一木，確立樞密院之支配權，彼平沼或因不能升任之面子問題而自動辭職，亦未可知。果爾，一木就任後，即將平沼之爪牙該院書記官長二上兵治氏他調。在齋藤固自詡手段靈敏，而不知大遭急進派之嫉恨，禍根却已種下矣。

(巳) 岡田內閣之成立及「大權私議」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七月，齋藤首相以黑田大藏次官等受賄事件，引咎辭職，推薦岡田啟介組閣；齋藤子與牧野伯同爲第一次及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及第一次山

本內閣之閣僚，而齋藤之夫人，又爲薩派重鎮仁體景範所出，故與牧野伯之關係極深。在提出岡田之前，先取得牧野之同意，然後着手運動西園寺。西園寺爲奉答日皇關於繼任內閣之下問，於七月四日行抵東京，卽在內大臣府舉行重臣會議，出席者爲牧野伯、清浦伯、一木男、若槻男、齋藤子、及高橋藏相等，西園寺卽席徵求對於後繼首揆之意見，果也齋藤率先推薦岡田，而牧野亦表示支持齋藤之提議，會議前後僅達十餘分鐘，後繼內閣之人選，卽行決定，於是組閣大命，下降於岡田。自急進派觀之，重臣派此種行動，與曩昔官僚藩閥之手段相同，實屬違反憲政常道，是故痛憾齋藤子之「大權私議」之聲浪，甚囂塵上。

（午）「天皇機關說」及「國體明徵行動」

所謂「天皇機關說」係主張天皇爲國家之一機構，而非國家之本體，此在憲法學上，原爲一般公認之學說，無足非議，但一般右傾份子，借題發揮，以此爲大不敬，大肆攻擊、掀起軒然大波，排擊機關說之第一聲，發生於第六十七屆議會，當時貴族院公正會之菊池武夫男（陸軍中將）首先發難，陳述憲法學說上之「天皇機關說」，指爲反國家思想之一，并引證美濃部達吉博士之著作，追求處分。而當時

閣內以精通憲法自負之松田文相，輕率予以反駁，岡田首相及後藤內相亦加以庇護，即美濃部本人亦在貴族院加以辯駁，堅持自說。因此問題擴大，愈形糾紛。是時閣內，岡田首相，後藤內相，小原法相，松田文相等，爲排擊反對論者，而林陸相及大角海相爲反對論者，內閣顯然呈分裂之象。迨至議會閉幕，內務省乃下令禁止美濃部所著之憲法逐條精義憲法撮要及憲法之基本問題等三書，但關於美濃部博士之司法處分，雖經江藤原九郎代議士提出不敬罪之上訴，終未實現。軍部方面，對此持強硬態度，尤以當時之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大將，及現已退役之松井石根大將，排斥「機關說」爲最力，眞崎大將並以教育總監之名義，特對日本全軍，頒發「天皇機關說」與日本「國體明徵」絕不相容之布告，一方在鄉軍人會之主張，亦極強硬，於八月中旬，在東京召集排擊機關說之大會，情形甚爲緊張。按「天皇機關說」本係一木樞府議長所倡，與其對立者爲已故穗積八東博士之「天皇主權說」。此兩派學說，分別由後起之美濃部及上杉兩派承繼，因此所謂「國體明徵運動」，最初僅限於攻擊美濃部，不久遂進展至追究一木男之責任問題，同時金森法制局長官亦被指爲機關說之信仰者，而不安於位。此種排擊機關說之行動，竟然牽涉一

木樞相，實予岡田內閣以難堪。岡田若不能防止此政治之混亂及動搖，則軍部認爲岡田內閣無能，反之岡田若庇護一木樞相，則不得不負不堪設想之支持機關說之惡名。岡田內閣之所以徘徊歧路，惶惑不安者，實緣於此。而「天皇機關說」之所以成爲政治問題者，亦在於此。但政府所取措置，除由美濃部自動辭去貴族院議員外，別無滿意辦法，因此軍部深爲不滿。

(2)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的徵兆

軍部與政黨，既因上述政治的經濟的原因，隱隱對立，以武力改造之醞釀，遂漸見成熟。同時「九一八事變」不惟未達由外向內之目的，且遭中央之非難制止，事變中之軍人，至哀呼「坐視吾儕之死乎」，其轉變方向，由內發動，自屬意料之中。果也在最近七年之中，有下列事件。逐次發生。

(子) 昭和五年二月十四日濱口首相被刺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首相濱口幸雄在東京車站月台，被「愛國社」會員佐野屋留雄用手槍射擊三彈，延至翌年殞命。其狙擊原因，雖據稱係憤於倫敦軍縮協約之締結，及當時日本經濟之衰頹，責在濱口，故加以危害，然其事

與後來各事件之剷除特權階級，如出一轍，不能謂其與軍方急進派毫無關係也。

(丑) 昭和六年「三月事件」暴露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間，「統制派」「清軍派」要人，計畫暴動，集合民間浪人志士大川周明，麻生久時等，由橋本中佐，交付大川炸彈，擬於實行時，襲擊政民兩黨本部，以及首相官邸等處，推現任朝鮮總督宇垣大將組織內閣，以建川美次少將橋本欣五郎中佐爲閣員，旋因宇垣中途變節，遂未發而中止。但因此益刺戟橋本等之變革決心，旋有所謂「十月事件」（錦旗革命）。

(寅) 昭和六年九月「櫻會事件」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參謀本部橋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中佐，天野大尉等，憤「三月事件」之失敗，聯絡陸軍省及全國團營隊伍之上中尉階級三百餘名，組織「櫻會」謀以暴力推倒政府，奪取政權，事洩中止。當時之中壯將校建川美次中將及前中國課長重藤千秋少佐，又「小櫻會」之少壯將校少尉菅澤三郎，大倉榮，大賀，及海軍大尉濱野，陸軍中尉安藤，陸軍少尉中村等，皆加入此會。

(卯) 昭和六年十月十七日「錦旗革命」暴露

此乃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陸軍省破獲之事件也。橋本既致力於「櫻會」之擴大強化，復集合「三月事件」中堅份子，及根本博大佐，影佐禎昭少佐，今井武夫少佐，和知鷹二中佐，田中瀨大尉，小原重孝大尉等，策畫二次暴動，定期於十月二十一日，以海軍爆發機，於首相官邸閣議席上，殺戮全體大臣，襲奪警視廳，約定事成，以荒木任首相兼陸相，橋本建川分任內政外交，而以大川周明任大藏。惟因幹部與青年將校未能一致，難以成事。陸軍首腦部以愛護之目的，先期於十月十七日晨，將主謀者拘於憲兵隊，其餘多遷轉於各地方，以爲分解潛消之計，拘押者旋亦釋放。軍部以「出於愛國憤世熱情」之美名，報告閣議作爲完事。

（辰）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井上藏相邸被炸

（巳）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井上藏相被刺

（午）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血盟暗殺團事件」暴露

有所謂「血盟團」者，以井上日召爲盟主，陰謀暗殺政界財界領袖，藉以「除國難而濟貧民」。該團先於昭和七年二月，暗殺前藏相井上準之助，嗣於是年三月，槍殺三井理事長團琢磨男爵，更欲暗殺犬養毅，床次竹二郎，鈴木喜三郎，若槻禮次

郎，幣原喜重郎，池田成彬，木村久壽彌太，西園寺公望，牧野伸顯，伊東己代治，德川家達等，以造成空前慘案，是即所謂「血盟團事件」。此案於是年三月豫審，八年二月二日終結，對井上日召，古內榮司，四元義隆，池袋正胤郎，久木田弘祐，須田太郎，田中那雄，田倉利之，森憲二，星子毅，小沼正，菱沼五郎，黑澤天二等以殺人罪，伊藤廣以殺人幫助罪起訴，是年六月公判。

(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犬養首相被刺

牧野內府邸警察廳及日本銀行被炸

農民行動隊襲擊各發電所

學生行動隊襲擊三菱銀行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有陸海軍人及學生等十八名，衝入首相官邸，殺死當時現任首相犬養毅，同時與別動隊同志相呼應，襲擊警察廳，牧野內大臣邸，政友會本部以及日本銀行等，是即所謂「五一五事件」。經一年之搜查偵察，事件漸告一段落。八年五月十七日，陸軍海軍司法三省，連銜公佈事件之經過，與謀者計海軍方面，中尉三上卓，山岸宏，中村義雄，古賀清志等十人，陸軍方面，士

官候補生後藤映範等十一人，民人方面，橋孝三郎，大川周明等二十一人，共爲四十二人。公佈略稱「彼等以最近政黨，財閥，特權階級，互相結託，僅以私利私慾爲事，不思國利民福，故欲以實力的手段，建設新日本，遂惹起此事件」云云。

（申）昭和八年七月一日「神兵隊」事件

五一五事件後，復有所謂「神兵隊」事件，陰謀炸毀首相官邸，警視廳，暗殺各閣員，襲擊牧野內大臣，山本海相，鈴木政友會總裁，若槻民政黨總裁等之官邸，及政友民政兩黨部，並佔據警視廳，日本勸業銀行爲活動本部。原定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起事，旋改定於十一日閣議時舉行。事先被當局探知，於十日夜間，捕獲「愛國勤勞黨」中央委員天野辰夫（律師），前田虎雄，陸軍中佐安田鐵之助，海軍中佐山口三郎，「大日本生產黨」鈴木崑一，百貨商店經理內藤彥一，西園寺公衛隊長中島九峯等，共六十三名。天野等以武器爲神所有，故稱「神兵隊」。據供因憤政黨，財閥，特權階級之互相結託，國威失墜，故欲打倒齋藤內閣，破壞中樞統治機構，釀成首都動亂，於戒嚴令下，奏請天皇組織特異內閣，根據皇道指導原理，根本改造關於統治之一切法律，制度組織等。其機關設於東京澁谷

區明治神宮，其友誼團體，有「皇國農民同盟」，「大亞細亞協會」，「神武會」，「大化會」，「國家社會黨」，「大阪愛國青年聯盟」，「國士館」，「敬天塾」等。

(西) 昭和八年十二月十日陸軍省頒布關於軍民分離之聲明

倫敦軍縮會議引起所謂「統帥權問題」，已見前述。政黨軍人，因是互相攻訐，靡有已時。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陸軍省突發聲明，略謂「最近就豫算問題及其他關聯，爲軍民分離之言動者頗不乏人，例如謂一九三六年之危機，爲軍部有計劃之宣傳，謂在過去之戰事，戰死者僅庶民階級，而高級指揮官無戰死者，又謂因軍事豫算，故農村問題乃被犧牲等；此種軍民分離之運動，軍部斷難默視」云云。政黨方面，以爲此係對於政黨之誹謗攻擊，因是翌年之日本政界，遂起至大之波瀾，而軍人反對政黨之見，亦日益深刻，並及於與政黨推挽之各方面矣。

(戌) 昭和十年十一月，陸軍省及在鄉軍人會關於「國體明徵」之聲明及
決議

「天皇機關說」，自菊池中將在貴族院加以攻擊後，頓成爲全國注目之問題。退役陸軍大將大井元成在在鄉將校組織之「憲法研究會」演說時，發出「美濃部之

說，使所謂國家之無形團體，篡奪天皇之大權，陸海軍大臣，何故不能反對之乎」之質問。於是議會通過關於「國體明徵」之決議案，林陸相大角海相於閣議上，要求對於「機關說」之責任者加以處分，內務省亦通令禁售美濃部之著作。乃軍部於此尚不以為滿足，要求政府對於「機關說」明白表示態度，藉以窘岡田內閣，幾釀成倒閣局勢。終於內閣容納軍部要求，於八月三日發表第一次聲明十月五日復發表第二次聲明，政潮始稍平息。

(亥) 昭和十一年一月 美濃部被刺

「天皇機關說」政潮發生後，首倡是說之美濃部博士，遂成爲軍部集矢之的，不久受法院偵查，去歲九月十六日，復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方謂此案告一段落，乃本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突有一人持律師小田俊雄之名片，往訪美濃部，乘機行刺，幸僅傷右足。警士聞聲趕至，將兇手加以逮捕，始知其真名爲小田十壯。據供美濃部受恩深重，宜加天誅，故特來行刺云。

(二)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原因及其徵兆

(1)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原因

(子) 荒木真崎系與宇垣系之爭鬥

上列種種，乃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外的原因，而實則日本軍部本身之矛盾及其內部之派閥爭鬥，亦爲造成此次事變之重要原因者，殊不容吾人忽視。日本軍界有長洲系與非長洲系之分，自始不能相容。長洲系聲勢大而專政久，宇垣以長洲系嫡派，久任陸相，久思繼桂太郎田中義一後爲政府首班，非長洲系嫉之；尤以宇垣之軍縮主張，爲一般軍人所不滿，非長洲系遂以此爲攻擊之具，軍人之少壯急進派，攻擊尤力。荒木貞夫與眞崎甚三郎均爲急進派所擁護，遂成爲穩健急進兩派。穩健之宇垣，雖對內閣總理食指屢動，均爲急進派反對而未能實現。

（丑）即幹派與緩幹派之對立

荒木代表急進之新興勢力，充任陸相，但旋覺急進派主張之危險，漸趨穩健一路，遂爲急進派所不滿，被迫辭職，推林大將繼任，林亦穩健者。急進派對政府有採取最後手段之計畫，其中主張即速進行者，爲「即幹派」，以秦眞次小畑敏四郎爲領袖。主張徐徐進行者，以縱然計畫成功，軍人獲得政權，而一切未有準備，十分危險；又倘實行後，政權仍屬文治穩健一派，則急進派之立場，極爲困難，屈服則一切計畫，歸諸泡影，不屈服，則必將發生極大動亂，不如表明軍部之立場，使各方面認受軍部之主張，與之取得合作，爲有把握。此說永田鐵山東條英機主之，

極得荒木與林之贊同，所謂「縱幹派」是也。

(寅) 肅軍派 (林，渡邊，川島等) 與少壯軍人派之爭鬥 (即所謂軍部內「下剋上」之現象)

荒木辭職，薦林自代。林之第一次人事異動，已示重用穩健的少壯軍人之決心，擬徹底清除暴烈的陰謀家，一掃軍中派系之對立，而有「肅軍派」之稱，蓋欲導少壯派之革新主義依法進行，與「統治派」之主張，固二而一者也。其後之人事異動，勵行此種計畫，而陰謀急進者之不滿與不安，乃日益加甚，終有刺殺林所重用之軍務局長永田事件之發生，林亦不得不挂冠而去。

(卯) 陸相之更迭及陸軍人事移動

荒木既任陸相，以對於急進派之主張，僅僅原則贊同，而取穩健的方法，爲急進派所不滿。迨「在滿機構」問題告一段落，彼等以「改組滿鐵計畫」，要求荒木以逕行上奏辭職，不推薦後任，要挾政府實行，荒木不得已，稱病辭職，而推薦其有規隨信念之林大將自代。林任陸相，銳意肅軍，致有永田事件，林乃負責辭退，而推薦同有肅軍意向之川島義之繼任。荒木陸相之人事異動，略無特殊可記之事。林大將任內，既於其前三次之定期人事異動，將急進派要角，遷調於他方或閒職，

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之定期異動，復擬將急進派大批更動，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反對之，林爲貫徹主張計，上奏日皇，請免眞崎而薦肅軍同志渡邊錠太郎繼任。急進派領袖之一之秦眞次，亦於此次八月移動外轉，其他急進派之外調者尙多。是卽所謂肅軍統制，永田遂以操縱林氏而遭殺害。

(5) 「東京事變」之軍部以內的徵兆

(子) 昭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坂野少將之聲明

齋藤首相之萌退意也，適宇垣朝鮮總督因事在東京，羣以爲宇垣將繼任組閣。宇垣者，陸軍各派，尤其少壯派，夙所反對者也，於時尤烈，海軍省內亦有此情勢。海軍少將坂野，時任軍事普及部委員長，謂「海軍部內，決無絕對排擊宇垣內閣出現之企圖」，云云，予反宇垣派以大刺戟，坂野遂于翌日免委員長之職。

(丑) 昭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事件。

陸軍大尉村中孝次主計磯部淺一及栗原佐藤村山天野等十餘人，糾合同志，擬於議會開會中，實施暴動，襲擊目標爲政府當局齋藤牧野後藤岡田鈴木一木高橋湯淺及西園寺清浦伊澤幣原，並警視廳等，由栗原率領戰車，分途進行，因片倉衷大

尉辻政信大尉之告密，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被憲兵當局破獲，是卽所謂「十一月二十日事件」。（按片倉于「二二六事件」之翌日，被彼輩槍傷，蓋洩憤也）。

（寅）昭和十年五月十一日 村中孝次大尉磯部淺一主計之「肅軍意見書」十一月二十日事件既因片倉等之告密而破獲審理，其重要份子村中，磯部等，以雖會向士官候補生等作有直接行動計畫類似之說明，但無以本人爲中心與彼等謀議之情事，對片倉等，控以誣告罪，並謂「以軍內之腐敗紊亂，日益加甚，爲廓清計，請求以大元帥陛下名義而行之法律及司法權之發動，判其是非黑白，」云云。旋因是時喧傳陸軍當局，將歷舉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以後，曾有越軌行動之將校，一律予以嚴重處分，羣情不安，村中等乃發布所謂「肅軍意見書」（本部有譯本），書中臚列片倉之報告，本人之辯訴告訴，及「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之顛末，「櫻會」之組織內容會員名單等等。

（卯）昭和十年八月 永田軍務局長被刺案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永田軍務局長，被中佐相澤三郎以軍刀刺

殺于陸軍省軍務局之局長辦公室，以其勵行統制，乘每次定期移動，分解急進派之力量也。事見前述，茲不復贅。

三、二二六東京事變之近因

此次「東京事變」發生之遠因，既如前述，茲更將爲其導火線之近因，分列于左：

(一) 永田軍務局長被刺案公判（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五日共計開庭十次）
相澤刺殺永田之動機，綜其供述要點，一方固由于不滿永田之政治的野心及其壓抑青年將校之行動，而永田以壓抑青年將校，竟牽涉真崎教育總監，而有林陸相奏請免真崎總監一舉，尤爲相澤所最憤懣不平者。綜觀相澤之言動，其與真崎不無關係，要不難想見。而林大將之證言，陳述至二小時之久，雖其內容未經發表，但其爲不利于真崎，要可斷言。且觀二月二十五日（即事變前一日）法庭訊問證人之際，真崎有「事關職務上秘密，非經勅裁，不便供述」，云云之語。並露非常興奮之色，而逕行退庭，此中意味，不難思索。此爲刺殺青年將校，而爲此次「東京事變」發生之近因者一。（永田公判案與此次東京事變之關係，請參照本編附錄）

(二) 民政黨選舉之勝利

民政黨爲現政府之與黨，而政友會則爲附和軍人者。此次解散議會，經總選舉（二月二十三日）之結果，民政黨竟以二百〇五名之議席，一躍而居第一黨之地位，而獲最大之勝利（按民政黨原祇一百二十六名）；其附和軍人之政友會，向之擁有絕對多數者（按政友會原有二百四十名），今乃僅獲一百七十五名之議席，而遭意外之慘敗。此足以反映政府國民對於附和軍人者之反感，而爲刺戟青年將校發生此次「東京事變」之近因者二。

(三) 『選舉肅正』下無產黨勢力之驟增

日本無產黨在國會之議席，向在五名以下，此次經『選舉肅正』之結果，竟一躍而獲二十餘名之多，（計社會大衆黨十八名，無產各派四名）此亦足以反映國民對於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心理。良以選舉肅正云者，乃爲減少選舉運動費，而增加就選之方法，質言之，務使總選舉之結果，能正確代表選民之公意耳。若然，則本屆選民公意之所在，其不願軍人專政與夫贊助現內閣之緩進政策，不難于此窺得一斑。此亦足以刺戟青年將校而爲此次「東京事變」發生之又一近因也。

(四) 第一師團奉令調往滿洲

第一師團青年將校，對於官僚財閥元老重臣，素懷不滿，早有相機暴動之計畫。此次奉令調往滿洲，自表面觀之，似屬通常瓜代，但其內幕，實含有一種調虎離山之意義。故此次調動，適為提早彼等開始行動之時機，故亦為此次「東京事變」發生之一近因也。

四、二二六東京事變之經過

二月二十六日，駐東京之第一師團第三聯隊及近衛師團之一部分士兵，在青年將校指揮之下，襲擊閣員官邸，殺害重臣，舉行類似革命之暴力政變，中經二十七二十八兩日之對峙，而卒于二十九日被武力降伏，事變因亦告一段落。茲就此四日之間以「爆發」「對峙」與「降伏」三階段為經，而以每日事實之演化為緯，綜合述其經過如次，並將事變後之餘波，附述于後。

(一) 爆發

據陸軍省于二月二十六日發表之官報云：

「今晨五時許有一部青年將校襲擊下列各處

首相官邸 岡田首相立時被害

內大臣私邸 齋藤內府立被殺害

教育總監私邸 渡邊總監立時被害

牧野伯爵寄寓之伊東屋旅館 牧野下落不明

待從長官邸 鈴木待從長受重傷

藏相私邸 高橋藏相受重傷

東京朝日新聞社

查此等將校崛起之目的，據其所發之「主意書」云，「當此內外重大危急之際，志在剷除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破壞國體之元凶，擁護國體，以正大義，期使「國體明徵」，茲因此事變，政府已命令在京部隊，實施戰時之警備云」。

另據路透社是日消息：叛兵人數約有三千，隸屬於將開往滿洲之第一師團第三聯隊，其指揮者爲野中大尉，（據事後發表，近衛師團亦有一部參加）。

事變既已發生，日皇乃召集御前會議，並決定以後藤內相暫代總理大臣。同日爲防止事變擴大起見，海軍省乃發表如下之命令：

第一艦隊第二艦隊，各爲警備東京灣及大阪灣起見，着即起航，定二十七日入港。

橫須賀警備戰隊，着即赴東京灣警備，二十六日航抵東京芝浦。

同時東京警備司令部，亦發表告示：

本日下午三時命令第一師團管下，作戰時警備。

戰時警備之目的，在以兵力警備主要財產物件，並維持一般治安。

目下治安可以維持，故一般市民，務須安堵如恆，各事其業。

當局爲防止變亂蔓延，並肅正觀聽起見，乃力行統制新聞，對發出之海電無線電，檢查極嚴，有時甚且停發一切電信。于是內外交通封鎖，東京與大阪之證券交易所，均爲停市，一時政局搖動，人心恐慌，市場停滯。

(二) 對峙

叛軍于殺害各重臣後，即分別佔據麹町區永田町之政府機關，並于首相官邸設置總部。日皇雖已任命後藤兼代首相，但實際時局重心不在官僚之形式內閣，而在握有兵權及擁有將校羣衆之軍人，以故後藤之形式內閣，絲毫不能有所動作，而陸相川島因統治無力，始有如此重大事變，且投鼠忌器，急切間亦不敢有積極之動作。因此足以轉移或控制時局之勢力，約有三種：(一)少壯軍人之首領眞崎與荒木；(二)擁護現政府之

海軍；(三)在東京握有軍權之東京警備司令香椎浩平中將。但舉事軍人，既表示擁戴天皇，故當局在承認一部分既成事實之原則下，勸誘叛軍歸降，以求和平解決。但叛軍迄不就範，遂形成兩方對峙之局。日皇爲統一平亂軍事之指揮，並警戒首都計，乃於二十七日早三時頒布戒嚴令，而任命東京警備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爲戒嚴司令。

同時陸軍軍事參議官，於二十七日午前十時在偕行社舉行會議，朝香東久邇兩皇族及林看崎荒木阿部植田寺內西杉山各參議官，均出席會議，結果由眞崎等出面，與叛軍首領開始談判，暗示只須叛軍回營，即可不咎既往。但此項意旨，叛軍始而接受，既而拒絕，妥協終未成立。

避難宮中之後藤過渡內閣，於二十六日夜總辭職，但奉旨在繼任內閣成立以前，仍暫時執行政務。時藏相高橋是清已於二十六日因傷重逝世，(一說高橋已當場斃命，當局因恐影響金融市場，故延遲發表)，於是町田商相乃奉命兼攝藏相，以支持過渡期之形式內閣。後藤內閣，雖在宮中一再集議，但對於時局，不能作積極有效之動作。日皇雖派使至西園寺元老處，依慣例諮詢關於組織新閣之意見，但西園寺已如驚弓之鳥，且各重臣傷亡殆盡。西園寺將與何人協議，以推荐後任內閣亦爲一大難題。

此際時局終日動盪於混亂嚴重情勢之下，但經二日間之發展，除起事之一定區域及原有人數之外，其他各地絕少響應之勢力，當局因以斷定（一）此次起事決無更廣大之計畫，亦無足以號召羣衆參加行動之政治口號及能力；（二）叛軍雖會要求荒木或真崎組閣，但荒木真崎既不能犧牲自己，毅然以領導叛軍自任，則叛軍無堅定顯著之領袖，其勢力只有日就衰頹，而無進展之望。且此際皇族中之握有兵權者及其他軍界名宿，鮮有同情叛軍，且間有主張即行武力掃蕩者，如閑院宮參謀總長，伏見宮軍令部長，任聯隊長之秩父宮等或調動海陸軍或急遽歸京協議平亂，此外如海陸大將加藤寬治陸軍大將菱刈隆等，亦皆奔走於偕行社及戒嚴司令部各地，以協議奠定時局之方策。當局既見叛軍之無力，而叛軍又一再拒絕回營之建議，於是武力制裁之議，漸見有力。

二十八日陸軍省任命中村孝太郎中將代理教育總監，同日樞密院議長一木喜德郎有辭職之擬議，其爲迴避軍人之銳鋒也無疑。又同日外務省發表聲明，聲言事變之原因，純爲國內之情勢，與對外政策無關，此雖爲安定日本國際地位之辭令，但亦可反映維持現狀之勢力，仍勝於打破現狀之勢力也。以故對峙之局，即將告終，武力制裁之議，於以實現。

（三）降服

東京戒嚴司令部於二十九日拂曉，因鑒於武力制裁之時機，業已成熟，乃引用戒嚴令第十四條之規定，以斷然之手段，從事處置佔據各機關之叛軍。先是叛軍首領會於二十七日接受眞崎等之勸告，允於二十八日晨回營，但屆時並未履行。旋當局又限定下午一時撤退，但亦被拒絕。於是第一師團長乃以日皇諭令叛軍歸隊之詔書，持示該叛軍之首領七人，轉達全體叛軍，詎叛軍等竟認該詔書係出偽造，不肯奉命，於是當局遂得有了新的口實，以實行武力制裁，而無所顧忌矣。

戒嚴司令部於武力制裁之前，由無線電播音發表公告，對調解之失敗，處置之決心，以及叛軍違抗詔命之罪名等，宛轉措詞，巧妙立論，不失爲事變過程中之重要文獻。其文曰：

「對於二十六日晨蹶起之部隊，雖屢經各長官勸告，各歸原隊，再四誠意曉諭，而盡所有之和平手段，但各該部隊仍然不聽。本來對於蹶起部隊之措置所以不惜延宕者，良以一旦出諸鎮壓手段，不免因強制執行而發生流血慘劇；況在出事地域以內，上自皇宮皇族，以及各皇族寓邸外國使館等等咸在此地，如果發生流血情事，

勢有未便，故此種情勢，不但須極力迴避，卽如皇軍之互相討伐，在皇國之精神上，亦誠有所不忍，然徒遷延時日而無效果，則於維持治安之國法上，良有紊亂之處。故會於昨日奏請勅令，對所屬各部隊傳達各歸原隊之命令，無如該部隊等仍不聽從，違抗勅令，事既至此，不得已而決用武力，以謀強制解決其事態，在上述強制執行之際，縱不幸而交兵，亦當限定地域之範圍，——卽以麴町區永田町之附近一小區域爲限，希望一般居民，毋得聽流言蜚語，徒自猜疑，各安所居，是所至囑！

當局既決心以武力戡亂，遂於二十九日晨開始行動，至下午一時叛軍悉被解除武裝。其爲首之將校十數人，均由內閣加以免職之處分，計當日免職者，爲步兵大尉香田清貞，安藤懸三野中四郎，步兵中尉中橋基明、栗原安彥、丹生誠忠、坂井直情、原浩平、砲兵中尉田中正、步兵少尉林八郎、池田敏彥、高橋太郎、麥野情住、常盤實等。是夜又繼續免去河野大尉等五名之職。其指揮叛亂之首領野中四郎，因大勢已去，遂自殺身死。參加叛亂而會於去年八月二日發表煽惑軍心小冊子之村中孝次磯部淺一澀川甚助等，乃與其他被免職之將校，同被收容於衛戍刑務所，至所有降伏之士兵，則皆收容於營房，而加以隔離。戒嚴司令部旋於是日下午四時，布告恢復交通，並解除一切內外電

信交通之禁令，於是擾攘四日之暴力政變，曇花一現之後，於焉結束。

(四) 餘波

當事變收平之後，緊張之人心，由對叛軍之處置，一轉其視線於內閣之改組，不期正於此際忽發現公表業已遇害之岡田。固仍安在入間，而予緊張之人心以輕鬆及滑稽之調劑。蓋代岡田被害者，乃其妹婿退伍陸軍大佐松尾傳藏也。先是岡田於官邸脫逃之後，亦潛往宮中避難，以故內相後藤遂免去代理首相之兼職，內閣於三月一日上午在宮中舉行緊急會議，協商時局之善後方策，岡田亦於午後退出宮城，盪返私邸。但岡田內閣經此事變之打擊，自無再延續之理，故今後政局之發展，惟覘其新聞人選之何屬，而測其方向之推移焉。

五、各國對東京事變之觀察與言論

二二六「東京事變」發生後，世界震驚。歐美報章皆有論著，闡述事變因果。我國駐外使節，亦紛紛電部，報告各駐在地之反響。茲特綜合各國官方與報界之觀感，分別簡述如次：

(一) 各國官方之觀察

(1) 英國

外務部中人認爲「東京事變」，對於遠東和平，尤其對於中日關係之將來，均有重大危險。又據半官式熟悉日本情形者稱，日本少壯派軍官之叛亂主因乃反對該國之溫和派，蓋溫和派對少壯派所主張之蒙古與華北五省自治等計劃會屢加制止。此次叛變之主要目的有三：(一)推翻現行政制，剷除政客勢力。(二)限制實業界與財閥之勢力，而由農業界取而代之。(三)建設軍治國家，向中國本部及蒙古方面，從事侵略，俾日本躍爲亞洲民族之盟主。此種運動，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頗相類似。

(2) 美國

華盛頓一般人士以爲「東京事變」，於日美關係上或將有重大之影響。并謂日軍常起暴動，實政府對之處分過輕所致。此後如軍人當權，外交政策當更積極。惟因國內財政困難，兼以蘇俄增防，英美均主維護條約，其對華以積極侵略，當不致立即實現。日俄是否卽行衝突，尙難逆料，萬一實現，勢將牽動歐洲政局。

美國務院當局希望日本之溫和派能繼續秉政，俾使日美兩國可以解決一切未決問題

，如移民問題，海軍問題，及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等。惟國務院目下不能預知，日本以後之政策，將繼續溫和趨勢，抑傾向極端耳。

美副國務卿費力勃斯對東京暗殺事件，深感遺憾。渠並不以為東京局勢，對倫敦海軍會議，將有不良之影響。日本或能因此而調整其與英美兩國之海軍爭執。許多觀察者認為此乃「東京事變」之惟一好處，蓋日本軍事當局既欲對亞洲大陸採取積極政策，則其海軍政策自可稍趨和緩。

美國會方面則謂日本暴動，將更擾亂世界和平。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主張增加對日防衛。委員湯姆士認為此次日本事變，不過少數野心份子欲以恐怖手段控制國政之結果，並不足代表日本人民之意見，故美國對此現無需擔憂。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克雷恩斯，謂日本事變不利世界和平，希望文治派復權。

此次日本政變發生後，美人反對充實軍備聲浪漸息，而多主張鞏固國防。惟美政府對日人侵略行爲之態度，以本年選舉及經濟關係，除口頭抗議外，難採積極政策。

(3) 蘇聯

自東京發生事變後，蘇聯政界人士咸恐日本政權或將歸於軍人之手，因此大為不安

。外交界人士以爲如日本軍人當政，則其反蘇俄政策，必將變本加厲。且日蘇謀解決滿蒙邊界爭議之交涉，亦必歸於失敗。

(4) 法國

法國政界深恐日本政變，勢將增加日本對蘇俄與外蒙間之困難，且懼對於衆議院批准法俄互助協定一事，將生重大反響。惟謂該協定僅應用於蘇俄西部邊境，遠東方面不與法國相關。一部分人確信此次日本政變，乃由於軍界與民政黨對於滿洲諸問題意見紛歧所致。

(5) 義國

義國政府對日本政變，極爲注意，以爲此舉係少壯軍人主戰急進之表示。其戰爭目標先俄後華，故遠東局勢，頗堪憂慮。

(6) 德國

德政府當局，對「東京事變」，均守緘默，不願表示意見。

(7) 波蘭

波蘭政界深恐如荒木派軍人得勢，日蘇關係當更形緊張，並信日軍人因聞日蘇將締

結互不侵犯公約，憤懣不平，以致激成斯變。影響所及，勢將使蘇俄之目光，自歐洲事件移注於遠東時局。

(8) 奧國

奧國政府報暗諷日本軍人干政之流弊。以爲日本政府於軍人歷來採取寬容態度，致釀成今日政局，無論結果如何，其在政治上所產生之裂痕，當不易彌補云。

(9) 荷蘭

荷蘭外長以爲日政府對叛徒之不立加典刑，殊爲不解，長此以往，恐中俄兩國對日外交，將益感困難。

(10) 瑞典

瑞典官場一般觀察，日本此後外交政策，必趨強化，但仍盼其在國際上不致有重大之意義。

(11) 西班牙

「東京事變」發生後，西班牙國務會議深慮日本軍人氣焰愈增，而使遠東風雲益趨急迫。

(12) 比利時

比國官場以爲日本事變乃青年軍不滿現有政治經濟情形所致。倘肇事軍人不能依法懲處，則政府政策難於推行，對華對俄外交政策必趨強硬，英美以利害關係，終難坐視，遠東戰禍，恐不能幸免。

(13) 國聯

國聯方面深懼此次日本軍人之叛亂將生嚴重之反響，並影響中日調整洽商之前途。如果政變成功，遠東和平傾覆，則國聯難免捲入漩渦。蓋蘇俄前此加入國聯，無非擬於遠東發生變故時，根據會章第十與第十一兩條，提出聲訴，國聯又恐此次政變影響二月二日商討對義實施油禁之十八國委員會會議。蓋遠東既發生重大事故，國聯會員均欲早日解決義阿爭端

(二) 各國報界之言論

(i) 英國

日本政變後，英國報紙頗多評論。據稱東京軍人之暴動，極使英國震駭，英人深恐日本極端派軍人得勢後，日俄關係將愈趨嚴重。或謂此次日軍叛變，乃日人對工業革命

失望之結果。良以日本新兵，大半來自農間，而農民對工業革命之失望，尤為深刻。

倫敦晚報謂此次日本政變，乃少壯派軍官不滿減少軍費所致。彼等主張日本應犧牲一切，以全國最大實力，從事籌備對俄戰爭。

倫敦泰晤士報稱日本事變，已使舉世震驚；並表現日本政治情形之緊張，較外人所揣測者，尤為劇烈。此後日本國家政策，是否仍由政府主持，抑改歸不負責任之少壯派軍官操縱，誠為日本政治上之大問題云。

電信日報稱日本政變，對遠東或將有軍事上之反響，並謂日本軍事領袖，日前所圖實現者，乃帝國主義歷史中最野心之主張。

滿城衛報稱日叛軍如獲成功，遠東前途殊屬黑暗；但日政府與溫和派軍人，如克渡過難關續掌政權，則可因此次暴動，而增強其地位。該報以為東京暴動，乃極端國家主義之表現。

(2) 美國

紐約輿論力斥日本軍人之叛逆行為，謂其嚴重性遠過政治暗殺，軍事紀律及力量必受重大打擊。或認現時日本酷肖歐戰前之德國，軍人如是跋扈，政黨政治及維新精神勢

將破產。若軍人秉政，外交政策必更強化，對華侵略愈急，日俄戰機益迫，並將危及歐美在遠東利益及世界和平；惟以後軍費膨脹，租稅加重，日軍閥恐將自趨崩潰。

芝加哥日報稱東京事變，有損政府威權。

芝加哥講壇報謂日本如任極端主義發展，為患殊非淺鮮云。

馬尼拉言論界以為東京事變之結果，難免不實行更甚之侵略政策，則將來局面尤為嚴重。惟用武力從事，終非國家之福。

(3) 蘇聯

蘇聯報紙多斥日本政府不能使軍人服從，足見其毫無能力與秩序。至於此次政變之原因，僉謂係法西斯蒂軍人欲消滅溫和派領袖，樹立法西斯蒂政權，以實行其侵略政策。如果彼等成功，則遠東戰機，將更形危迫。例如蘇聯政論家拉狄克於二月二十七日，在伊斯維斯太報論：日本軍人政變，指出日軍人之秘密法西組織，其社員屢因恐怖行為，均獲輕罪，反得愛國光榮，此次槍殺事件之動機，實由法西各領袖因對總選舉之錯誤估計而遭慘敗，故即武力行動，顯為日本統治階級內部衝突發展至一新階段之表現，或將引起統治階級外部嚴重政治結果，日政府無力控制軍閥，使其順從，在帝國首都尚且

如此，所謂「東亞秩序之保持者」，其自身表現爲一封建法西之無政府狀態，將來之發展，意義重大，日本深知如無外債支持，則將不能舉行任何重大戰爭，如日本軍閥借助武力，以解其內部衝突，在一戰而敗之際，其情形究將何如，愛好和平之列強，努力用和平方法以與日本解決爭執問題，而此種交涉，究將如何困難，固不待多言。

莫斯科真理報二月二十八日社論謂：自種種報告觀之，青年軍官之行動，實有充分準備，領導此次事件之野中隊長，咸知其爲荒木及真崎之忠實信徒，且受彼等直接命令而行動，此次選舉結果，表示日本所處地位，對於國內外政治路線，必須更爲審慎之一警告，全國反法西口號巨大成功，軍事法西分子應知其羣衆基礎業已動搖，二月二十六日之軍事陰謀，爲軍事法西分子對於總選舉之答覆，將來軍隊內部之變化，尙堪注目，如此次陰謀鼓動者獲得勝利，則全世界將遭遇軍事災殃，勢必發生日本自身及遠東和平究被保證至如何程度問題，世人應知後藤內閣將與進攻之軍事集團，覓取妥協，東京槍殺，爲日本過去帝國主義政策所促成，且對屢謀擾亂日本人民及東亞人民之和平與安甯之行動，予以鼓勵所致。

(4) 法國

法國輿論對日本軍人暴動事，亦極注意。僉謂此次暴動，爲和緩與極端兩派之爭執，若極端派獲勝，則不僅擾亂遠東，且將牽涉歐洲均勢。或謂日本極端派此種行爲，當不致蔓延國內，亦不致在國際上發生紛擾，蓋此次事變，實與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事變相同。又一般觀察謂日本正以全力圖中國，對俄不致衝突。

(5) 義國

義國各報對東京政變，大都表示憂慮。或謂此次事變係軍人反對文治派當權之示威運動，其情節之重，實屬空前；或謂事變爲法西斯蒂團體所策動，勢將引起遠東方面更重大之糾紛，並將剝奪或損害英國在遠東之優勝地位。

(6) 德國

德國各報對東京事變均表示遺憾，揣測遠東大局將受影響。據稱日軍閥與民政黨對俄態度之紛歧，實爲此次政變之主因。最近外蒙與「滿洲國」之邊界爭議，以及土肥原之更調，使日軍態度愈趨激昂，對於實行侵略中俄之積極政策，更具決心。蘇俄之重整軍備，對於此次日本政變亦不無相關。

(7) 荷蘭

荷報謂日本激進派如獲勝利，則世界各大問題將受影響，於中俄尤爲不利。

(8) 瑞典

瑞典一般輿論均以爲此次日本事變，乃軍人亟欲向外發展之結果，若軍人勝利，則遠東戰爭必不可免。

(9) 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報評東京事件謂日少壯軍人久欲對中俄開戰，以期稱霸亞洲。今後若內閣任其操縱，遠東和平必危。

(10) 古巴

古巴社會輿論均認日少壯軍人異動，目的在促戰爭實現，尤以中俄有被侵害之慮。

(三) 結論

綜觀各國官方之觀察，及報界之言論，對於此次日本「二二六」政變，除一部份人認爲不過日本往事之重演，於國際上不至立即發生劇烈影響外，一般意見大都謂此項事變性質之嚴重，遠過日本以前所有之政治暗殺。其在國際上之可能影響，目前雖難逆料，但遠東局勢之推演，以及世界和平之前途，均屬極堪憂慮云。

六、二二六「東京事變」之影響

「東京事變」之起因痛進，以及各國對此之見解，吾人已詳加分析，茲當進而研究其對於日本前途及遠東局勢之影響，以爲本編結論。

(一) 對於日本國內之影響

此項空前事變，對於日本本國之影響，吾人更可分下列三點而觀察之：

(1) 對於軍部部內之影響

此次「東京事變」，原因雖頗錯綜複雜，一言以蔽之，實不外爲軍部內「下剋上」之趨勢之爆發，而所謂「下」者亦即指少壯急激派，「上」者乃指現軍部首腦中之統制派緩和派而言。今者歷年來之醞釀，既已爆發，則今後軍部所取之態度要不外下列三途：其一，即積極的徹底肅軍，抑壓少壯急進份子，力改向來迴護寬大之策，斬草除根，防禍未然。其二，消極的使少壯急進派與緩和派互相讓步妥協，以冀減殺前者之氣焰，而謀一時之彌縫。其三，則爲採納少壯急激派之意見，追隨軍部內之大勢。第一方針，就軍部之外而言，固爲一般重臣官僚政黨及有識人士所歡迎，即軍部現首腦部如川島陸相

林大將等，亦有此種見解；然綜觀前述種種原因及事變經過事實，此項方針，恐難見諸實現。若不顧一切，毅然強加制裁，則不特軍部內少壯急激份子及散在各地之同派份子，將因此刺戟而生反動，積極進行爭鬥，即民間一般右翼急進團體，亦難免彼此呼應，激成慘劇之再發。是以採取第二第三之方針之可能性，較前者爲大。第二方針自此次事變經過而言，軍人首腦部所採態度，亦有近於妥協之傾向，此項方針此後若仍蹈襲不變，則軍部內黨派系閥之爭鬥，固或能一時緩和，然而少壯急進派之氣焰，將不久旗鼓重整，待機而動，成爲軍部永久禍根，自不待言。至於第三方針之影響於軍部部內之結果，吾人已可不言而喻。總之，吾人以爲就軍部部內部外之情勢而論，大致傾向於第二方針，結果下尅上之傾向，不但不能消滅，抑將更增顯著。

(2) 對於政界之影響

「東京事變」，實予元老重臣財閥政黨以重大打擊。所謂重臣者，已傷亡過半，此後推荐內閣之主體所謂重臣會議，恐難舉行，至於政黨方面，近年來早已精神渙散，名存實亡。岡田內閣之選舉肅正，原係藉以刷新民心，徐圖政黨勢力之恢復，而今重大打擊，突如其來，一蹶不能再起，自無疑義。惟是政黨之背景，乃在財閥，在日本經濟組

織未經根本推翻以前，則以財閥為背景之政黨勢力，亦不能遽謂為一無所有。就此點而論，後繼內閣之政權，政黨固無從操縱，而其潛在之牽制力，則依然不能完全消滅，此與上項軍部內情勢，實互相反映。軍部之發言權，雖將增強，但軍部內，既不能一如少壯急進派之理想而趨極端，同時日本政治之動向，亦不能遽行「飛躍」，是以後繼內閣之性質，恐亦不外網羅各派而組織一混合的所謂「強有力」之內閣而已。

(3) 對於經濟界之影響

高橋財政政策之要點，不外所謂「兵農財三者之調和」。依照高橋之見解。國防固屬緊要，而財界之安全，尤為命脈所繫，經濟破產，則國防亦無由樹立，是以既不能濫發公債，攪亂財界，亦不能任意增稅；有害產業民生，此高橋政策與軍部勢不兩立之主要原因也。現高橋既已身死，則此後新內閣所取之財政政策，自不得不力求財源，以應軍事費之要求。至其方法，殆不外前述公債政策與增稅政策而已。就日本財界之現勢而論，公債之消化力，已達相當飽和，是以恐亦祇能採取「公債漸減主義」；至於增稅一途，農民無產者，既少負擔餘力，且觀此項事件之起因及現軍部之政治勢力，此後財政政策之增稅方法，恐將由財閥略增負擔，亦未可知。社會政策之施行，似亦不免加強也。

(一) 對於國外之影響

「東京事變」之原因，雖以內政改革爲目標，而其影響，殆必將反映於國外。吾人試觀前述種種遠因，已可判斷其性質之重大，尤其日本國內政局之前途，既含有嚴重矛盾，或將移轉目標，趨向國外，以求藉此作爲消除國內矛盾之策，亦未可知。若然，則「東京事變」之對外影響，益將增加其重要性矣。英美及其他與遠東有利害關係之各國，其將因此而受相當影響，自不待言。而實際關係最密者，厥惟蘇俄與中國二國，試分述如下：

(1) 對於蘇俄之影響

蘇俄對於此次事件最抱不安，已如上述。吾人就日蘇間政治的經濟的諸矛盾觀察，即可知兩者間之衝突，實屬不可避免，要不過時間問題而已。最近金廠溝事件發生以來，日蘇間之關係，頓形嚴重，而「滿」蘇邊境之小衝突，尤時有所聞。差幸彼此妥協，已擬組織國境調查委員會，以求解決紛爭之原因。而「東京事變」，竟告勃發，此於日蘇關係之前途，自係一重大打擊。再者，此後日本情勢，若以對外硬化而爲消除國內矛盾之方案，則蘇俄將爲其對外強化之對象者，可無疑義。惟觀蘇俄最近態度，或因感於

國內計畫，未臻完備，故取步步退讓之政策，中東路之售讓，國境委員會取消第三國委員之讓步等等，皆可視為蘇俄緩和對日衝突之一種方策。而日本方面，就其爲對俄作戰計，亦須先獲一掃後方之不安，及完成必要之作戰準備，是以吾人以爲日蘇關係，雖將因此而益增惡化，而衝突之時機，則須視蘇俄讓步之限度及日本準備之成熟與否而定。至於日方之準備，究已成熟與否，吾人尙須一論中日關係，蓋中日蘇三者，在遠東局勢上實含有連鎖之關係也。

(2) 對於中國之影響

日本對華政策，即據日人自稱，亦已一定不變，其間所取手段，溫和急進，雖隨時更換，而其方針則始終如一。九一八及華北諸事件之內幕，吾人已於前節中論及，少壯急激派之策動，無非促進其爆發之時間而已。

或謂日本對華工作，非爲對華，實爲對蘇，此言固難免有趨於極端之嫌，但亦有其一部之真理。反之，日本對蘇工作之目的，自另一角度視之，亦可謂爲確保對華大陸政策之進展之手段，蓋此二者，實爲同一政策之二面也。觀乎日軍在華北之策動，一方面固顯然爲實行大陸政策過程中所必有之舉動，同時他方亦可謂爲對俄作戰之準備工作。

復次，此次「東京事變」對於中國之影響如何，吾人自應根據日本國內情勢如何而詳予觀察。如一方面軍部勢力尤其少壯急進派，若因當局不取高壓手段，氣焰日張，而同時其他政治勢力亦欲利用對外硬化，以求解決國內矛盾，則中日關係自不免又遭逢不幸，而益形惡化。就日本對華對蘇之現定方針而言，此或爲不可避免之事實也。

然而遠東各國關係之前途，要不能與其他歐美國際關係完全分離。歐美局勢之影響於遠東，固亦爲吾人所特應深加注意之事也。

附 錄

永田事件公判中滿井中佐（相澤中佐之辯護人）之辯護詞

永田事件公判中滿井中佐之辯護詞

滿井 現在之日本，已屆重大之難局，國際間陷於孤立之立場，誠國防上之非常時也。欲打開國內思想之混沌，生活之窮乏，政治之不安定，端賴國民皇軍之全部懺悔，並希望究明事件之本質，使皇軍強化，此類事件不再發生。此次事件，乃爲重臣財閥與將進於昭和維新機運之爭持，而因前者獨占日本核心，肆毒皇軍，茲事遂致發生。齋藤子會對林氏永田氏作身分保證，人所共知，齋藤密友山本英輔大將並有以強硬態度進以忠言之事實，爲欲促成岡田內閣，並會強要西園寺公，亦爲舉世周知之事，座中之清浦伯並有非常憤慨之事實，此外池田太田兩氏，以木戶，井上，下園三人，乃爲維持財閥現狀，而欲抑壓以昭和維新爲主眼之皇軍之重臣智囊團，且爲連絡機關，會行組織早餐會，木戶負發起人之名，伊澤，唐澤，後藤永田等則爲會員，是乃壓迫維新運動者。下園爲牧野伯之秘書，當事件勃發時，正在葉山別邸向牧野伯傳達軍部之意向，忽接電話急報，至於驚愕不知所措。

於詳述申請傳喚證人之理由後，乃述及蘇聯。

滿井 如蘇聯在工業方面之大飛躍，日本感受國防的一大威脅，所謂重臣財閥概屬崇拜西洋之人物，為維持現狀已屆極大難關，此難關即（一）國民生活，（二）國防，（三）思想，是也。

詳述農村窮乏之狀態，都市與農村積富之不均等，退庭休息，旋再開庭，

滿井 國防因居於難關之皇軍其兵力及裝備，均非常貧弱，致無心對付列強，因之教育方面，不外乎以寡破衆之速戰即決政策，由是「多數精兵主義」，乃退於「弱兵少數主義」，為敷衍此種矛盾，軍中央部乃與財閥相結託，青年將校今茲不能信賴軍中央部，可以斷言。

近代國防，與政治經濟等一切部門，有不可分離之相關關係，然因被財閥之獨占所阻遏。而成爲不能達成之現狀，青年將校不勝痛憤，以悲痛之心理，祇欲爲祖國充實近代國防，斷無他意，相澤中佐之心事，當亦在於此。

更述阻止國運之進展，危及國防之根本原因，在於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及其他把持日本金融產業之大部分，並舉四大財閥之投資額，說明其獨占。

滿井 因三井之加速度的獨占強化，池田乃握全日本經濟活動之死命，池田者乃金

權幕府之大老，收政治機構言論機關爲壘籠中物，伸其魔手於昭和維新，及其他同志，浸假而及於軍內部，與永田局長相勾結者也。據里巷所傳，永田局長久里濱之別莊，乃爲此方面所贈與，真否雖不可知，然舉一可以知十矣。

滿井 大政一新，安定國民生活，充實國防，乃必然的必要。日本今已被迫於昭和維新必要之懸崖絕港，日本臨此時會，有籌謀一新之必要，明治維新，實在於此。顧維新雖使日本一大飛躍，而模倣西洋之輩，自然的發生大資本之獨占，至於危及皇軍，此正上體神意，合億兆斯行維新之心，而爲天機發動之秋，此種機運，不達目的，終不休止，方今社會之不安，乃由企圖抑壓此種機運所發生也。

本事件乃由財團之抑壓而發生，本人爲永田中將之部下，深知永田之人格，永田中將自其人格言之，自其經驗言之，均無可非難，毋甯爲陸軍之偉器，因其爲溫厚之智將，遂爲財閥之俘虜，永田將長所欲行之統制經濟，終乃置統制之中心於財閥，此非財閥所企圖之獨占強化，更有何說，由是永田局長與池田氏互相結託，永田局長之方針，所表現者，因之僅屬皇軍一方面的修正及藉名肅軍之彈壓，但此非永田局長個人之罪，蓋爲溫厚智將浸淫於財閥之魔手之弱點，而以春秋筆法言之，則殺永田局長者，非僅相澤

中佐，乃財閥獨占之魔手也，永田局長乃財閥之招牌，被壓於維新斷行之機運之財閥，事件後乃尙欲壓抑之，今晨爲欲妨害此次公判，據憲兵所言，彼方「有嗾使朝鮮人於途中刺殺余（滿井）與眞崎大將之嫌疑，現正調查中」，國家統帥之大權，今有累卵之危矣。

一若公判進行中突然暴露重大陰謀也者，旋復繼續陳述。

滿井 牧野伯齋藤子與三井三菱有甚深之關係，乃爲周知之事。又齋藤子牧野伯原田，伊澤等有固結不解之關係，結成重臣集團，組織早餐會，勾通財閥，鞏固自己之地位，是乃阻止國軍之進展，國防之充實者，彼等乃爲干犯統帥權之常習犯，往年滿洲事變之際，朝鮮師團將越境出兵，其時非有金谷參謀總長欲帷幄上奏，而一木宮相加以妨害，遂致捲起軒然大波之事件乎。

涉及朝鮮軍越境問題，旋更陳述如次。

滿井 林大將罷免眞崎教育總監，而伐以壓抑國體明徵，信行天皇機關說，不被青年將校信任之渡邊大將，誠不知皇恩之爲何事矣。自公判開始，渡邊大將即謂軍中央部非干犯統帥權，欲以重壓加諸公判，危及皇軍，青年將校拚衝生命蹶然而起者，當然之

事也。今也統帥權與行政權已完全混亂，岡田內閣乃爲重臣所支持之新官僚，與永田局長一系之軍中央部幕僚之合作，岡田內閣之使命，雖在於壓抑軍內昭和維新之機運，維持現狀，使之促成軍縮會議將以危及國防，而岡田大將則固不會成就任何一事，永田中將亦可謂依其自己之企圖而自斃，眞崎大將之更迭，實於如斯狀態下行之者，相澤中佐之行爲雖屬非是，但其精神則在斬斷此萌芽，固甚爲高尚，凡此種種，維希明察，更願察閱所謂「重臣官僚之正體」之小冊，以作參攷，以上乃申請傳喚證人之理由。

#7
232000

422

~~232000~~